暖流滾滾而來

言止善

在內地，企業家陳光標是一位公衆人物。幾年前，他接受電視記者採訪時就回答過爲什麼他捐贈後希望媒體宣傳的問題。他講，他自己的思想上也有一個變化過程。開始時，他做事很低調，後來父親批評了他，講做了好事應當讓別人知道，人世間多了好榜樣，做好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五．一二汶川地震後，電視裡陳光標的身影多了起來。在救災現場，陳光標帶領他公司的一百二十名操作手和六十台大型機械晝夜奮戰，共救出了一百三十一條生命，其中陳光標親自參與救助的有十三人。他前後向地震災區捐贈款物超過億元。溫家寶稱讚他是「有良知、有靈魂、有道德、有感情、心繫災區的企業家」，並向他致敬。二〇〇九年，他又捐贈一億多元在南京成立了「黃埔治災減災中心」，負責向公衆提供服務。多年來腳踏實地的奉獻，使他得到多方面的肯定，如獲得「全國抗震救災英雄模範」、「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還連續四年獲「中華慈善獎」。這次央視的春晚上，他是一位特邀嘉賓。

今年元月二十四，這位被人稱爲「中華首善」的企業家再次做出驚人之舉，他將一張在中國工商銀行江蘇分行會議廳拍下的照片公之於衆：滿面春風的陳光標張開雙臂，他的前面是一堵用「錢磚」堆砌成的「錢牆」，所謂「錢磚」就是十萬元一捆的人民幣，這種磚有三百三十塊，共計三千三百萬人民幣。這些錢加上一些沒有亮相的支票，一共有四千三百一十六萬元，它們是由五百一十三名企業家和愛心人士共同捐贈的。拍照後不久，陳光標即率團赴新疆、西藏等地，直接把善款送到貧困者的手中。在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裡，陳光標再次回答了對他作秀的質疑。他解釋，拍這張照片不是受到什麼媒體「忽悠」，而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就是要高調行善，讓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陳光標有他的理念，慈善決不是一時一地的「陣地戰」，慈善是長征，而且永遠沒有終點，但慈善不是苦難的長征，而是快樂的長征。慈善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不分信仰，捐贈者快樂，受捐贈者也快樂，在慈善的路上，一路都是歡聲笑語。他曾對公衆講過，你說我沽名釣譽也好，貪圖名譽也罷，我都認了。我就是要高調做善事，如果你不服你來做，你來和我爭「中華首善」這個稱號。陳光標，這個出生在安徽五河縣農村貧寒家庭的孩子，在改革開放的大潮裡智慧地努力打拚，發家致富後，不忘回報社會，走的是一條坦坦蕩蕩但形式上卻別樣的路。在我看來，他對貧困之疾實施的是「中醫療法」，這與通常的慈善組織實施的「西醫療法」不同，例如，後者對白血病患者、唇裂孩子的救助都是效率很高的針對性支持。而陳光標另闢蹊徑，他在「祛邪」的同時特別重視「扶正」，他的救助可能針對性不強（有人議論說，有個別受助者得到善款後會去買酒喝的），但陳光標就是想用這種大而化之的做法，直接把愛意送進弱者的懷抱，他期望有一股暖流能把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包裹起來。我不知道陳光標還能走多遠，正如我看到，中醫和西醫，雖然都是救死扶傷的學問，但不少人仍認爲它們難以兼容。我的心和力決定我不能像陳光標那樣做出大文章，但我祈願陳光標們走好，用那句老百姓都常說的話——好人一生平安。

鄉愁解藥在春晚

喻麗清

台灣民謠裡有一首新年歌：初一早，初二巧，初三老鼠娶新娘。底下就記不得了。我小時候據說當時鄉下種田人家在初三的晚上要灑一點兒吃的在屋角與老鼠結緣可以減少鼠害，不知何時這個民俗已經絕跡，但是過年時連老鼠也可放牠一馬讓牠去結婚的故事，一直是我童年記憶中最不可思議的關於過年的一大亮點。

如今細想起來一點也不奇怪，過年時家裡到處都是好吃的，即使你不先向老鼠行賄，牠們也會自己跑出來偷食。可是，經過許多民俗學家的解釋，這故事的底層倒成了農村社會一種民胞物與的精神。過年其實就該帶着點兒童心，少了對童年的眷戀也就不會有參與的熱情與傳承的興味。現代人在過年的時候外出旅遊的愈來愈多了，貼春聯放鞭炮花車遊行等等反倒是在三藩市的中國城裡變成華僑與觀光客們的重頭戲。這裡的中文學校每年也總要給孩子們講些年話：關於十二生肖，關於中國的傳統，關於民族舞蹈、武術表演、剪紙、寫毛筆字，甚至於教那些吃漢堡包的小孩玩筷子夾乒乓球的遊戲。不僅是童年被想起，在那風雨無阻的舞獅舞龍的隊伍中有我們中國五千年文化最好的機會教育。

沒有出國之前常常嫌這些過年的繁文縟節過於俗氣，海外居久才懂得珍惜。三藩市的中國城裡以廣東人爲多，所以農曆年連老外都會穿上中式新衣拱手說句：Gong Hey Fah Choy（粵語發音的恭喜發財），中國城裡的花市擺街會和元宵節的花車大遊行更是全國有名：僅次於感恩節的梅西百貨卡通人物大遊行，聖誕新年時洛杉磯的玫瑰花車大遊行。誰想尋找中國傳統文化中光陰的故事，請到三藩市來湊一回唐人街的熱鬧。

要說老華僑們有多保守迂腐也不見得，如今在國內看春晚變成過現代中國年的儀式之一了，我們這兒也大有跟進之意。從去年開始一群吃電腦飯的新移民也開始排演起「硅谷春晚」來。有別於老華僑們典當祖產式的宣揚文化，新移民更看重的是實用主義的想家愛國。老華僑要把中國文化搬到表面，而新華僑是想把文化融入到生活中去。他們的演出水平當然不會有國內的高，但是要比他們的心哪個更中國哪個更熱情，他們絕對輸不了。讓老鼠去娶牠的新娘子，讓我們在除夕那個晚上，也享受一下天涯若比鄰的快樂。這就是過年，西線無戰事，和諧從這兒開始。

隨母姓成爲新時尚

蕭愚

在內地，隨着女性地位提高，以及獨生子女潮的推動，近年來，打破傳統讓孩子隨母姓者越來越多，但「子女隨父姓」的習俗畢竟延續了數千年，因此「隨母姓」的新時尚也惹來了諸多麻煩。

二〇〇八年，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教授盧大儒提議的「子隨父姓，女隨母姓」，入選當年「十大國內家庭事件」。盧教授表示，此提議有遺傳學根據，遺傳學研究發現，細胞內的遺傳物質線粒體，是母系遺傳路線的最重要標識。由於只有母親的線粒體才能遺傳給子女，因此如果母親生女兒，女兒生外孫女……線粒體的DNA就會一直傳遞下去。如果母親生兒子，那母親的線粒體遺傳就會中斷。假如女兒隨母姓，就能把線粒體DNA的遺傳路徑保留在姓氏中，讓人們找到自己的母系祖先。「女隨母姓」的提議，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認可，認爲這是科學的、理性的、超前的建言。

近年來，內地有不少新潮開明的家庭允許子女、尤其是女兒隨母姓。新一代育齡夫婦「傳宗接代」的觀念越來越淡薄，而且，有的愛妻的丈夫體諒到妻子生育的艱辛，主動提議讓兒女隨母姓，以慰藉妻子。還有一些恩愛的小夫妻在生育之前就商量好，如果生男孩就隨父姓，如果生女孩就隨母姓。有的夫妻，妻子是獨生女，希望無論生男生女都讓孩子都隨母姓，而通達的丈夫也同意。

但「隨母姓」也難免受到外界干擾。隨母姓的小學生張小姐，有一天放學回家哭哭啼啼地問：「大家都跟爸爸姓，我爲什麼跟媽媽姓？爸爸是不是我的親爸爸？」張小姐的父母解釋，她隨母姓是因爲母親好艱難才生下她，父親要她牢記母恩。但張小姐還是半信半疑。南京有一對龍鳳胎小學生，哥哥隨父姓，妹妹隨母姓，常被同學追問「到底是不是親兄妹」、「爲什麼不同姓」，龍鳳胎兄妹開始還很耐心地解釋，後來就很不耐煩了，老師說，這不但影響到他們和同學們相處，還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情緒。

「隨母姓」打破了「子女隨父姓」的幾千年傳統，隨母姓的孩子不可避免地遭到「你爸爸是不是親爸爸」、「你父母是否離婚了」、「你爸爸是否『倒插門』入贅」等質疑。更有祖父母強烈反對孫子隨母姓，甚至以翻臉不認親相要挾。

相比之下，大都市新潮的白領家庭比較寬容「隨母姓」，而鄉村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不易接受這一新時尚。

不過，也有例外。近年來不斷有男士入贅「嫁」到廣東陽春市潭水鎮鳳來村。該村「拉郎配」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村幹部爲使村民自覺計劃生育，宣傳「養女同樣可防老，女孩同樣傳宗接代」，熱心當紅娘鼓勵男子到純女戶家落戶。爲此，鳳來村明確規定「嫁」到該村的男子有權參與村中所有集體福利分配，可優先批准宅基地等；對歧視入贅男的人給予處罰。目前，「嫁」到該村的男子均已成爲家中的頂樑柱，與村民和家人相處和睦。在鳳來村二十八戶純女戶中，已有十多戶的女孩「娶」到了老公，所生的二十多名兒女均隨母姓。對孩子隨母姓，入贅鳳來村的男子很坦然，稱既然「嫁」了過來，就按這裡的風俗辦。

胡適的「每天一首詩」

段懷清

聽到有人說過這樣大不敬的話：胡適一生留下了不少「爛尾樓」——儘管後來他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將那些未完的研究寫作計劃在有生之年一一了結，而且那些未完的著述，一樣有「但開風氣」之貢獻，但他最終還是在多少讀書人的期待與惋惜中遽然而逝！

坦率地說，胡適那些著名的只完成了半截的研究寫作計劃，大多都有未能如期完工的客觀原由，殊非個人懈怠。

作爲一個學者，胡適一生交遊廣泛，有人因此認爲胡適是在交遊上花費了過多時間精力，以致未能專心學術研究，這種說法，有責人過於苛嚴之嫌。其實，無論是翻閱胡適一生日記，還是對照胡適一生完成刊布的著述，還有大量未曾完成的手稿等，都不能不爲胡適作爲一個學者的勤勉高產而折服。我們對於胡適的「批評」，只能是在對於胡適的特殊期待這樣的語境中展開，而不應該是放在與同時代其他學者的對比中——其實，即便是放在與同時代同級別的學者之中進行比較，胡適也斷不會得一個不專心、不用功的評語。

最近讀到胡適選註的《每天一首詩》，加深了上述判斷——作爲一個學者，胡適一生中有不少突發「奇想」或者讀書寫作上的「旁逸斜出」。倘若他不是胡適，這些「奇想」或「旁逸斜出」自然也不會如此引人關注。也正因爲被過度關注，所以那些「奇想」「旁逸斜出」也隨之被放大了，以致成爲非議胡適的指標之一。

「每天一首詩」計劃，或許不過是胡適的一個突發奇想，也或許緣於某位在出版社供職的友人的一個不錯的金點子。在他三四年四月二十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從今天起，每天寫一首我能背誦的好詩，不論長短，不分時代先後，不問體裁。

一年之後，這些詩可以印作一本詩選，叫做「每天一首詩」。

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胡適這個「每天一首詩」的點子，都可以視之爲一個值得去關注的選本計劃，儘管胡適並不擅長亦不鼓勵現代人去做舊體詩，甚至即便在新詩的嘗試中，他也算不上是一個好的詩人，但這些並不影響胡適作爲一個舊體詩選本的選編者，以及他所選編的「選本」的獨特的文學與學術思想意義。

沒有理由認爲胡適從一開始就不過是抱着一種「玩玩」的心態在對待這件工作，就在此日日記之後一月，胡適將先前選編的標準做了調整，原本是「不問體裁」，但現在「決計專抄絕句」。而且在其中有些詩後面，還附有或長或短的一些註釋。即便如此，其實，對於每天都有若干工作頭緒的胡適來說，這樣的工作要想持之以恆，也不是容易的事，「*這一冊起於六月二十一日，中間停了好些時，到九月初才夠一個月的篇數。作事有恆心眞不是容易的事*」。這樣的感慨，出自對於當初一個自我消遣計劃的判斷，這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在汗牛充棟的舊體詩選本中，胡適的這個選本似乎並沒有被拿來作爲舊詩入門的必讀，無論是在胡適時代抑或當下，甚至連知道者亦不多見，但對於那些研究胡適的詩歌思想和文學思想者來說，這個選本卻可以說提供了另一個讓他們觀察胡適的文本界面。

譬如說胡適選詩的標準和判斷一首具體詩歌作品價值的標準等。對於任何一個中國舊體詩詞的讀者來說，王梵志的「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都不會作爲他們閱讀的首選，甚至是否會納入到他們的閱讀計劃當中都未知可否，但在胡適的選本中，卻是開篇第一篇！俗語說僧詩忌筍蔬氣，意思是說有自礙之嫌。晚清上海文人王韜卻說：詩之不必佳而得名者有三：曰方外，曰布衣，曰閨閣，至於原因，王韜並未解釋。其實大概也用不着多少解釋，明眼人一見就清楚。但王梵志這首詩之所以出名，坦率地講，是因爲「借巨公力之煽動」。這位巨公，自然是胡適了。而胡適之所以選中王梵志和他的這首詩，無非是他的「反潮流」的精神，「但開風氣」的精神，不「媚俗」的精神，這與胡適之間，有着千載之隔的知音共鳴啊！

類似的選擇標準在「每天一首詩」中還有很多。但也不盡是這種思想上的「共鳴」，亦有不少是情感上的呼應，譬如選本中選了不少種花、看花、賞花、護花、惜花一類的詩，這類詩在選種中比率如此之高，令人驚訝！究其原因，不能不從胡適對花的情感中去尋答案——胡適自己，不就是一個唱着「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種在校園中，希望花開早」的詩人麼？

煥然一新 （攝影）丁建

別具一格的隱括詞

姚老庚

古代文學淵遠流長，有一種文體叫隱括詞，所謂隱括詞就是把前人的詩文加以增刪剪裁，概括改製而成的詞。這種漢族語文不是文字遊戲，乃千錘百煉而成之文字結晶。《風雅遺音》載：「歐陽公知滁日，自號醉翁，因以名亭作記。山谷隱括其詞，合以聲律，做《瑞鶴仙》云：『環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樂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風高日出，景無窮也。遊也，山餚野蔌，酒洌泉香，非觥籌也。太守醉也，喧嘩衆賓歡也。況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太守樂其樂也。問當時太守為誰？醉翁是也』。一記凡數百言，此詞備之矣。山谷其善隱括如此，文物古跡，躍然紙上，一氣呵成。」

而《風雅遺音》的作者林正大，也覺技癢亦欣作：《賀新涼》詞隱括《醉翁亭記》：「環滁皆山也。望西南，蔚然深秀琅琊也。泉水潺潺峰路轉，上有醉翁亭也。亭，太守自名之也，試問醉翁何所樂？樂在乎山水之間也。得之心，寓酒也。四時之景無窮也，看林霏日出雲歸，自朝暮也。交錯觥籌酣宴處，餚蔌雜然陳也。知太守遊而樂也。太守醉歸賓客從，擁蒼顏白髮頹然也。太守誰？醉翁也」精妙絕倫，異曲同工，不約而同。

以上兩隱括詞雖優，卻遠不及《元人小令集》中庾天錫所作的《折桂令》來得簡練：「環滁秀列諸峰，山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僧仙好事，締構成功。四時朝暮不同，宴酣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太守歐翁」。惜墨如金，濃縮精巧。琅琊幽谷，山川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疏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其有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韻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閒，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東坡居士以醉翁操補之云。「醉翁操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簣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拭聽徽外三兩弦」無獨有偶是爲妙句，各有千秋。

《奇文怪聯趣談》中還收集有林正大，曾把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隱括爲《水調歌頭》「欲狀巴陵勝，千古岳之陽。洞庭在目，遠銜山色俯長江。浩浩渾無涯際，爽氣北通巫峽，南去極瀟湘。騷人與遷客，貨物尤長。錦鱗游，汀蘭郁，水鷗翔，波瀾萬頃碧色，上下一天光。皓月浮金萬里，把酒登樓對景，喜極自洋洋。優樂有誰令？寵辱兩皆忘」。順理成章，一目瞭然。因《岳陽樓記》《醉翁亭記》流傳較廣，故不附錄，讀者不妨慢慢品味這些聲韻鏗鏘，搖曳生姿，情文並茂，妙趣橫溢的隱括詞，將更別有風趣。

響起了河北梆子

徐城北

打開一個很舊的日記本，其中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寫着「*夜宿安徽貴池南湖*」。當時北京正亂，母親要我到南方走走，「認識一下祖國。」

我住在南湖旁邊一個竹子搭建的旅館中。傍晚忽然聽到樓下人聲鼎沸。從窗戶望去，見一個女性投水自殺，很多人圍着她丈夫直嚷嚷。有個婦女湊近那男子：「你老婆都有四個月身孕啦！你還……還不快去買棺木？」男子轉身離去。轉瞬拖了一口薄皮棺材回來。這時，又一個婦女衝出人群，對男子破口大罵，說他薄情，憤怒中並用石塊把棺材打爛，並將之推進湖裡。這婦人嘴中不斷罵聲，群衆不斷給她喝彩。我不太能聽懂他們的安徽土話，但也覺得心中舒暢了一些。這時一位男性老漢居中勸解，那婦人依舊不依不饒，罵聲不斷……

這時我在竹子賓館的二樓窗前，心中忽然響起了河北梆子的旋律。奇怪，我正經學過的是京劇，河北梆子在北京雖有一個劇團，可我從沒看過。但離開北京到了安徽，卻讓我不由自主想起它來。此際，我不再往小日記本上寫舊體詩，也不去寫京劇唱詞。獨有那河北梆子高亢與激越最最適合此情此景，於是我馬上內心吟出了前邊三句：

列位都應抱不平，
咱為婦道更傷心。
兩膀哪來千鈞力——

唱段最短也要有四句，我下邊怎麼接？忽然意識到這個「人辰」轍不響亮，讓最後這句不容易唱響。正在着急的一剎那，忽然想起河北梆子有一種補救辦法，會在句尾加上「哎嗨哎嗨嗨」的拖腔。不管使的什麼韻腳，有了這個拖腔，也一定能贏得觀衆的掌聲！這樣一想，我的第四句也奔湧而出：

不恨薄棺恨薄情！

這句的文詞的確不錯。其中的「薄」是仄聲字，分別擱置七字句之「三」與「五」的位置上，讓這句的平仄符合古詩規律。記得晚唐杜牧就有過這樣一個挺解氣的句子。但我一時想不起來了。

我事後反覆想過：爲什麼忽然想起並使用河北梆子？其實，我很小就持有「大京劇主義」的，但又趕上了能看各種最佳地方戲的時代。在北京，每逢最佳地方戲進京，在《人民日報》負責戲曲報道的母親總忘不了帶我去看它們的演出。李桂雲的戲我是見過的，肚子裡多一些這些東西，遇到出新時也就不會從「體制外」想辦法了。

有那樣一種純潔

流沙

援藏漢族教師的頭髮長長的，自然而然地捲成了一束束的小辮子；皮膚黝黑黝黑的，臉頰上似乎還有高原紅。他的幾個發音，帶着一種很奇怪的口音。

此時，茶室的包廂裡陸續有人進來，有開着車來的，有騎着電動車來的，還有剛逛完店拎着購物袋進來的……每個人在看到包廂裡坐着的這個充滿了「藏味」的教師，都會發出一聲驚呼：「噢，鄭老師，你變啦！」鄭老師穿着西裝，他肯定認爲這是一個正式的場合才特意穿上的。但說實話，他現在穿西裝顯得有些突兀。鄭老師若是穿上藏袍，再蓄一點小鬍子，頭髮再鬈一點，就是那個叫容中爾甲的藏族歌手了。

有人緊緊擁抱着鄭老師，說：「想死我啦！」鄭老師大笑，說這台詞哪裡聽到過，是哪個小品演員說的，他叫什麼來着？

包廂裡已經坐得滿滿當當的，大家要求鄭教老師談在西藏志願支教的故事。鄭老師說那裡的環境，說那裡的孩子，說那裡的牧民，還有春天的時候，草原上像星星一樣的漂亮小花兒……

還有人開玩笑問起鄭老師在西藏有沒有「艷遇」。鄭老師聽罷，說眞的有一次。大家嘻嘻哈哈的，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鄭老師身上。

他到西藏的第二個月，大雪壓境，所有孩子都無法來上課了。過了三四天，宿舍裡該吃的東西全部吃完了。但外面過膝的大雪又讓他無法外出採購食物。就在那個食物告罄的傍晚，一個藏族女子提着一個大包出現在他的宿舍前，她用非常生硬的漢語在喊：「老師，老師！」

鄭老師推開門，發現她是離學校最近一戶藏民家的姑娘，那個姑娘牧着許多牛，鄭老師以前經常遇上，她總是會放慢腳步瞥一眼鄭老師。後來，他又知道她已經沒有了父母，家裡有個弟弟，她和弟弟就靠她放牛維持生計。

鄭老師班裡有個孩子，出奇的「壞」，有一次打碎了教室的玻璃。鄭老師要懲罰他，那個孩子竟然暴怒不已，想與鄭老師動手。學校老師見勢不妙，叫來了他的姐姐，孩子一見到姐姐，突然溫順起來，低着頭，眼裡全是悔意。孩子的姐姐就是她。知道姐弟倆的身世後，鄭老師會特意留心那個孩子，有時候多分發給他一塊橡皮或是一枝鉛筆，還會把家人郵寄來的糖果多分些給他。

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鄭老師不知姑娘爲什麼到學校來。但姑娘逕直走進了宿舍，拿出許多食物，還幫鄭老師生了火。鄭老師用漢語與她交流，不停地向她表示感謝，並說那些食物他會支付費用。姑娘不停搖着頭，很着急。姑娘一直呆在他的屋裡，夜來了，外面風雪很大。此時，姑娘做了一件讓鄭老師瞠目結舌的事情，她起身坐到了鄭老師冰涼的被窩裡，說：「給你暖暖被子。」

衆人聽鄭老師講到這裡，全部靜靜地聽着接下來會是什麼。有人調侃：「鄭老師，你眞有艷福啊！」鄭老師看看大家，說：「當時我也懵了，站在那不知所措。」姑娘慢慢脫下了外衣，身子進入了被窩，鄭老師不知該說什麼，把頭別向一邊，不敢看那姑娘。外面風雪很大，「嗚嗚……」地呼嘯着，不知因爲屋裡有盤火，還是自己紛亂的心緒，鄭老師一點也不覺得冷。正在尷尬、難堪、念想、溫暖……種種複雜情緒左突右撞之際，姑娘卻說話了：「老師，被窩暖了，你可以來了。」

包廂裡所有人都看着鄭老師，還有幾位女士索性大叫：「我們要走啦，不聽你的情色故事了！」

鄭老師說：「你們知道後來那位姑娘做了一件什麼事嗎？」姑娘慢慢起床，穿好了衣服。然後用手摸摸了被窩，說：「暖暖的，老師，你可以睡啦。」姑娘說完，整理了一下她帶的東西，慢慢走到門口，回頭給鄭老師一個淡淡的微笑。鄭老師講到這裡，深深吸了一口氣。

鄭老師說，我是到西藏援教的。但是，那位姑娘卻在靈魂上「援教」了我。讓我知道這個人世中，可以存在這樣一種純潔，可以有這樣一種溫暖。

西藏的天很藍很藍，西藏的空氣很淨很淨，遠處高山上是雪白雪白的陳年冰川……那是一個乾淨的世界，從環境到心靈。眞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幫助過我們的藏民，而是藏民幫助了我，甚至拯救了我，讓自己的靈魂和心境更加澄明，更加寬廣和寧靜。